



第155期 · 2024年8月

非賣品

修智大和尚談：幸福在哪裡

青楓：我在少年時期看過一本書：《快樂，你在哪裡？》很喜歡，也留下深刻印象。後來，我入報社學習文化，與該書作者認識，且成為朋友，於是對他說：「多謝你在十年前寫下的這本書。」從《快樂，你在哪裡？》讓我聯想到其他一些問題，剛才聽大和尚與人閒聊，談到有關「幸福」兩字，也就不由得聯想到「幸福，你在哪裡？」

修智：是的，其實兩者都是一樣！幸福就是快樂，快樂在哪裡不就是幸福在哪裡嗎？不過，話雖如此，我們還得好好地聯繫到它的過程。我們追求幸

福，追求快樂，可不是一蹴即至，它也會有一個成長過程呀！譬如你獲得學士、碩士，甚至是博士，你必然會經過一番苦讀，深入地學習，不避艱辛地學習，最後才能獲得這成果。

青楓：這就是成長過程，所謂「先苦後甜」正是這樣，正如有首我們經常唸的詩，「不經一番寒徹骨，那得梅花分外香」。

修智：是呀，不經過打磨，怎麼可以成就一番事業呢，任何事情都是這樣。我們可還得注意一點，也是經常聽到的，「福無雙至，禍不單行！」這話語不是叫我們咒罵「點解頭頭碰着黑？點



《壇經》這個「壇」

前些時與幾位佛友到內地國恩寺參訪。看到了好些難得一見的珍貴之物。當然與六祖惠能有關的，包括他當年為鄉民尋找水源的那「泉眼之地」。還有作為焦點的「佛荔」，是一千三百多年前惠能親手種植的一棵荔枝樹。

有一個「新景點」也值得說說：就是大家看到的這座「壇場塔座」，這是幾年前才建造起來的，六祖惠能那著名的萬多字「壇經」便全文刻在這上邊，這座紀念塔便很有意思。



解咁遲滯？……」不是這回事，這句話要點是讓我們清楚明白，福與禍不僅隨時可以發生，且隨時會「來了再來」，重要的是，無論是福是禍，來了，總得好好地分析一下：失敗的，避免重蹈覆轍；成功的呢？我們應在現有基礎上，精益求精，更上一層樓。——不要以為人在行運呀，可以好完再好！「好完再好」當然可以，但大前提是時加警惕，不要以為「天生我『財』必行運！」這個『財』是錢財之財。

青楓：大和尚說「不要總以為天生我『財』必行運」，這很有意思，也很「貼地」。我們常聽到一些賭仔輸甩褲，就因為他們沒有底線，自以為「天生我財必行運」吧！好了，我還是想多聽一點大和尚對「幸福」兩字的看法。

修智：其實也不必將它複雜化、深奧化，實事求是，讓大家有個共識便好。當我

們真正體會到「福無雙至」的時候，便會自然地想到「不要勝利沖昏頭腦」。同樣地，也可以讓我們領悟到不如意、不順境的時候，如何咬緊牙根，立定主意地改變不順之景，這就好了。所謂「禍不單行」正是告訴我們這點，如果你「放軟手腳」、「躺平」，那肯定是禍不單行，甚至是接踵而來呀！

青楓：對待簡單的道理，人們為何還會一錯再錯，一犯再犯？看來就是「掉以輕心」，或者刻意地迴避吧！「快樂在哪裡？」「幸運在哪裡？」這已經很明確地讓我們曉得了。

修智：幸福與辛苦，這孖生姊妹，可以說我們必須招待的，只是先後次序而已。先努力學習進修，後有豐碩成果。倘先舒適過日子，沒有經驗積蓄，將來的日子，就辛苦了。所以說「幸福」是掌握在我們的手中。

解脫

在國恩寺內，看到一道門牌寫上「解脫」兩字。這兩個字相信很多信眾看了都會有所思，特別是你還看到左右兩邊的兩行字——

生不由己
解脫在我

「解脫」兩字也無謂向「死」裡看，我們就視之為「解決問題」吧！解決問題實實在在的在乎自己，所以說，「幸福是由自己一手掌握」。



佛語（十）

不動如山

我們常說的一句話：「不動如山！」

前期妙法通訊「修智大和尚談山水」一文，也放進一幅插圖：不動如山。

山，給我們一個十分穩重的感覺，所以，很多時候也會以「山」來形容忍辱。

面對一些辱罵之類，你能夠像山那樣安坐那裡，一點也不動氣，是多麼難得。這「不動氣」不是說你像「白痴」的不懂得喜怒哀樂，而是說你能「忍」下來，是消化了的「忍」。一個「忍」字是何等的高超可取。

《法句經》裡有這一句——

不怒如地，不動如山，真人無垢，生死世絕。

不動如山我們談過，「不怒如地」這四字也同樣地讓我們得到可貴的認識。大地，不但沒有令我們厭惡，且帶給我們甚多甚大的好處，它孕育萬物生長，它藏穢納垢不但沒有怨言，且把此化為肥料供萬物生長。

毀譽不能動

再讓我們繼續談「山」，《法句經》另有一句——

譬如堅石山，不為風所動，

毀譽不能動，智者亦如是。

山石甚堅，多大的風也不能把它吹動，這是大家都曉得的。

這句話裡，教我們深入一點層次去多想一想的，是「毀譽不能動」這四字，「毀」不能動，我們都理解，但「譽」也不能動這就得好好地想了想，有一些讚美，我們聽得多了便飄飄然的，一下子便衝昏頭腦。世間上何以有那麼多「擦鞋仔」？這是「市場供求」問題。就因為好些人喜歡聽讚美之詞，而往往又自然地避開「逆耳」的忠言。

我們對別人的說話，又或者聽別人進言，把意見盡量做到「毀譽不能動」便很好。

拾級而上

《寒山詩》裡有這樣一句——

嗔是心中火，能燒功德林，
欲行菩薩道，忍辱護真心。

這句話語是顯淺的，看着容易明白。問題是，有一句話語我們也是常說的，那是「知易行難！」

不過，「行難」這個難字，很多時候也不過是個藉詞借口而已。難什麼呢？我們一步一步去做，不就很好嗎？譬如上石級，抬頭一望，「啊呀，二、三百級呀，行上去真難。」是嗎？不是，一步一步地拾級而上，腿酸了，你站一站，休息一會然後繼續拾級。這不就是了嗎？所以，這個「嗔」字，你就視之為石級，一步一步地跨越它便好。

讚嘆與慚愧

《優婆塞戒經·自他莊嚴品》有這樣一則話：

若聞譏毀心能堪忍，若聞讚嘆反生慚愧。修習道時歡喜自慶，不生憍慢。

第一句：人家「彈」你，批評你，甚至是諷刺你，你都能夠忍下來，當然是因為有一定的修養，已經很不錯了。如果能夠做到像第二句的，那就更「厲害」。

——你聽到別人對你讚嘆，你不僅是存感激之心，你還自然地心生慚愧，認為自己做得還不夠好，應該可以做得更好些的，如果有機會讓我再做，一定會更好！

又或者說：「慚愧啊，下次再做一定會更小心更好些！……」

如果有這樣的用心，你說多好！

中秋月長圓書畫展

時間：九月十一日至十月六日

地點：妙法寺綜合大樓二樓藝廊

開幕典禮：
九月十一日(星期三)
下午兩時三十分
• 妙法寺主辦 •



險象如何「橫生」？

我們常說「習慣成自然」，有些言語習慣這樣說了，那就「順其自然」地、「理所當然」地說下去。

如果你說：「剛才真好彩，險象橫生！」

好，我問你：怎樣「橫生」？為什麼不是「橫生」呢？

相信你一時之間也不知如何作答吧！是的，「直生」兩字是錯寫，應該寫作「環生」。險象一環接一環地出現，這才算得上合情合理的寫法吧！

——寫「險象橫生」，真是「打橫」來講。

渡與度

有朋友問：渡與度這兩個同音字是共通的嗎？

——可以說是既通用也各有自己的用意。

如果你寫「過度」，正是坐船橫過水面之類，譬如「渡江」、「橫水渡」。但如果寫「過渡」則是另一個意思，是「過分」之意。

落髮出家，我們稱為「剃度」，不會用那個「渡」字，所以，這個度字以法則為重。譬如「法度」兩字。

《壇經》裡有名句：「迷時師度，悟時自度」，當然以寫這個「度」字較有意思，你寫「渡」亦未嘗不可。

守株待兔這個「株」字

如果我們說守株待兔，你會出現一個什麼樣的畫面呢？好自然地畫出一棵樹吧？再加上一個人坐在樹旁——他在待兔；又或者你的畫面是一隻跑得快的兔不慎撞倒在大樹幹上。

無論你怎樣構想，如果你描畫出一棵樹來都是錯的。

「株」，是指樹露出它的根部，快步跑過來的兔不慎被蹣倒，死了。

所以，這個「株」絕對不是大樹幹。

捲土重來

很喜歡看廣告文字，不是因為喜歡看那廣告賣的是什麼，而是看看會不會「用錯字」？

常見到的一個錯用詞語則是「捲土重來」。

一些推介自己產品者，可能會說：「萬眾期待，我們又捲土重來啦！」這詞義之所以說它用錯，是因為所謂「捲土重來」是指「打敗了，不服輸，再來找你比併！」

這樣介紹自己的產品，豈不是搵自己笨？

匠心與獨運



有一個詞語——匠心獨運。

何謂「匠心」？不難理解。匠，是工匠，匠是一種專業，「心」，指的是「精神」。那麼，「匠心」兩字便是讓我們了解到真正的專業性技藝，而同樣重要的是那份專業精神。

當「匠心」與「獨運」兩詞連結起來，便給我們一個重要指引——

你的作品僅僅具有匠心是不夠的，你必須在「匠心」的基礎上追求獨創性！

「臨畫」與「摹寫」出來的畫作，我們不大好意思稱為「作品」；有些「派別」的畫作，再出色也祇好放在「匠畫」兩字上。

——獨運，就是創意。創意是建基在我們的「匠心」上。

我此刻「匠心」與「獨運」還很不夠，繼續努力。



和尚打皇帝

——兼叙黃檗希運禪師的教學要旨

· 智 銘 ·

(原刊於一九七九年八月《內明》第八十九期)

在我國國史與佛史上，皇帝打和尚的記載不少，但和尚打皇帝的記載可不多。如有，那就是黃檗希運禪師打唐宣宗了。

據指月錄卷十記載：黃檗有一天在鹽官殿禮佛，時唐宣宗為沙彌，他看了黃檗禮佛後就問：「不着佛求，不着法求，不着僧求，長老禮拜，當何所求？」黃檗說：「不着佛求，不着法求，不着僧求，常禮如是事。」黃檗的意思是說：求佛、求法、求僧並不能作佛，所以禮拜佛並不是求作佛，正因為不求作佛，所以才禮拜佛。唐宣宗不明此意，接着又問：「用禮何為？」他以為一般的佛教徒禮拜佛有兩個念頭；第一是依賴心：認為要作佛，非求佛、求法、求僧不可，禮拜了佛，佛就會保佑自己成佛，不知道作佛須是自力而為，非他力可以成之的。第二是價值觀：以為禮拜了佛，那末，佛就有義務保證自己成佛，自己也有權要求佛令自己成佛，這是種買賣式的價值觀。黃檗為要使唐宣宗祛除這種錯誤的心理，認為言語不能發生作用，舉手就掌摑了他一記耳光。唐宣宗受了黃檗一記耳光後未曾開悟，竟然罵着說：「太粗生！」黃檗聽了，又是幾記耳光，一邊打一邊說：「這裏是什麼所在，說粗說細？」不知唐宣宗挨了這幾記耳光後開悟

了沒有。

有一次，黃檗住在洪州開元寺，裴相國休進了寺門，看到壁上的畫，就問寺主：「這裏是什麼？」寺主答：「高僧真儀。」裴休聽了又問：「真儀可觀，高僧何在？」裴休是畧知禪味的，但他仍未脫除相國(當時可能不是相國而是地方行政官)的官僚習氣，想要憑藉自己的一點禪知難倒寺主。剛好，這寺主不是學禪的，對裴休這句簡單的話頭竟然沒有辦法答覆。裴休見寺主為難，又問：「此間有禪人否？」寺主答：「近有一僧，投寺執役，頗似禪者。」這個「投寺執役」的僧人，正是黃檗，寺主只知他「頗似禪者」，而不知是位大禪師。裴休聽說有禪人在，便請相見。既見了面，裴休說：「休適有一問，諸德吝辭，今請上人代酬一語。」黃檗說：「請相公垂問。」裴休就將「真儀可觀，高僧何在？」的話重說了一遍。黃檗聽了，大叫一聲「裴休！」裴休應諾，黃檗問他：「在什麼處？」裴休當下就開悟了。心內很高興，如鬢髻珠，並延請黃檗到府署，並執弟子禮。

又一天，裴休雙手托了一尊佛，跪在黃檗面前說：「請師安名。」黃檗又叫了一聲：「裴休！」裴休應諾，黃檗說「與汝安名竟。」

這兩則公案；一是裴休問：「真儀可觀，高僧何在？」二是裴休請黃檗為佛安名。黃檗兩番接引的方法，都是大叫一聲「裴休！」這是告訴裴休；不要於身外求高僧，也不要於身外求佛求名，本身即是，這就是所謂的「直下承當」。裴休是有智慧的人，所以聽到黃檗的兩次大叫，就「當下領旨」了。

又有一次，裴休請黃檗到郡署，將自註解的一編佛經呈與黃檗。他呈送的目的究竟是想表示自己的造詣呢？抑或是誠心請黃檗指正呢？裴休當時沒說，黃檗也就不理這些，接過手就放在案上，連正眼都不看它一下。過了些時，黃檗問裴休：「會麼？」裴休答說：「未測。」黃檗說：「若便任麼會去，猶較些子，若也形於紙墨，何有吾宗？」這意思是說；若像你這麼從文字、經句求知解，就差些了。苦是由紙墨中說教，那裏有禪宗的存在？禪宗是不落言說文字的，認言語、文字都是多餘的，甚至認為是障道因緣，如金剛經云：「如我說法如我筏喻者，法尚應捨，何況非法。」所以黃檗將裴休註解的佛經放在案上不看，意思是叫裴休不要終日埋首在字紙堆內，從紙墨中求知解。可是裴休當下並沒會意，直等到黃檗說明以後才豁然開悟。於是寫了一首

七言詩稱讚黃檗。詩說：

自從大士傳心印 額有圓珠七尺身
挂錫十年棲蜀水 浮杯今日渡漳濱
一千龍象隨高步 萬里香花結勝因
擬欲師事為弟子 不知將法付何人

在一般人來說，能有一位官高爵厚的大人物寫詩稱讚自己，而且誠心擬拜為弟子，多會感到躊躇滿志，欣然接受。但是黃檗却「無喜色」，他為什麼會「無喜色」呢？這有兩種解說；一者，他是得道高僧，聞善不喜，聞過不憂，持此心如如不動。二者，裴休要「事師為弟子」的目的，是在探詢「不知將法付何人」，有暗示黃檗付法與他的強烈欲求。黃檗怎能將法付與一個高官厚爵而又有強烈欲求的俗家弟子呢？所以黃檗「無喜色」。

由這則公案，我們知道黃檗是以「不立文字」為宗旨的。這個宗旨也是上繼達摩以來以心傳心的宗風。

以上所述，是叙明黃檗在處理公案時的教學旨要。下面擬再敘述一些黃檗開示的教學旨要：

・唯此一心，即是佛，當體便是，動念即



食藝

我們到餐廳覓食，很多時候也不僅僅是為了「滿腹而歸」，很多時候看着那些食物的造型、包裝，也可以讓我們「大飽眼福」的。在「大飽眼福」的大前提是什麼呢？——是我們的身心和悅，心情好，則一切都來得和暢。日前在一家印度餐廳吃到這樣一道食物，你看，真像一件藝術品。

乖。

什麼是佛？如何作佛？這是學佛之人，最要知道和追求的事。黃的教人不必孜孜外求，他說：「唯此一心，即是佛。佛與眾生，更無差別。」依此，則佛即心，心即佛，人人都有一個佛在，不待外求。接着，黃槩說明心佛的名狀：「此心無始以來，不曾生，不曾滅。不青不黃，無形無相，不屬有無，不計新舊，非長非短，非大非小，超過一切限量、名言、蹤跡、對待……無有邊際，不可測度。」這段說法，是將般若波羅密多心經中「不生不滅、不垢不淨、不增不減。」加以更深的引述，使學者更為明白。既然心即佛，而又「佛與眾生，更無別異。」所以他勸人不要「着相外求」。故說：「着相外求，求之轉失，使佛覓佛，將心捉心，窮劫盡形，終不能得。」唯有息念忘慮，才能佛自現前，所以舉心動念，即乖法體，即為着相。着相修行，皆是魔法，非菩提道。

直下無心，是解脫門，

言語道斷，心行處滅。

黃槩不但教人不要着相外求，而且還要「直下無心」。所謂無心，是說心無善惡，莫使妄動，造善造惡，皆是着相。造惡着相，枉受輪

迴。着相造善，枉受勞苦，總不如言下便自認取本法。此法就是心，心外更無法，法外亦無心。心自無心，亦無無心者，將心成心，心却成有，默契而已，絕諸思慮。言語道斷，心行處滅，才顯本源清淨佛。

三、凡夫取境，道人取心，心境雙亡，乃是真法。

如何不取境，又如何能不取心，這是學道的人最難過的關。黃槩教人不取境不取心的方法是，首先要認識虛空與法性無異相，佛與眾生無異相，生死與涅槃無異相，煩惱與菩提無異相，離一切相，即是佛。凡夫取境是着相，故應亡境，道人取心亦是着相，故應亡心。唯有心境雙亡，才能得見真法。但在離相的過程中，黃槩認為「忘境猶易，忘心至難」，蓋人不敢忘心，「恐落空無撈摸處」，學道之人仍有一個成佛之心的欲望在。如果將這成佛的心也忘掉，就會覺得虛空而「無撈摸處」。其實，這種無撈摸處的虛空，正是心境雙亡的唯一真法界。

四、前念非凡，後念非聖，前念非佛，後念非眾生。

凡聖同一佛性，佛與眾生，同一性體，一成一一切成，不見生佛有異。故黃槩說：「一切色是

共賞

香港，到處都是「兒童樂園」。問題是你對「樂園」兩字有什麼看法。

前些日子，很多人喜歡看的「多啦A夢」卡通，在不少商場擺設，吸引了不少小孩子與「媽咪」打卡，這卡通人物已成了「世界性的喜愛」，那不僅僅是日本人「獨有」的了。這種「地球村」的共融、共賞，不是很好嗎！



佛色，一切聲是佛聲，舉着一理，一切理皆然。見一事，見一切事。見一心，見一切心。見一道，見一切道。……見一切法，即見一切心。一切法本空，心即不無。不無即妙有，有亦不有，即真空妙有。既若如是，十方世界，不出我之一心。一切微塵國土，不出我之一念。」所以說：「虛空無內外，法性自爾。虛空無中間，法性自爾。故眾生即佛，佛即眾生，眾生與佛，元同一體。生死涅槃，有為無為，元同一體，乃至六道四生，山河大地，有性無性，亦同一體。」眾生覺而成佛，故佛與眾生，元同一體，佛出於眾生，故云「眾生即佛，佛即眾生」，佛與眾生，所差者覺而已。佛度眾生，但不念有眾生受度。經云：「如是滅度無量無數無邊眾生，實無有眾生得滅度者。」學道之人，單刀直入，莫作尋聲逐響人。

五、心生則法生，滅則法滅，人天地獄，皆由心造。

心生則種種法生，心滅則種種法滅。故黃檗教人學無心。無心之法，是頓息諸緣，莫生妄想分別，要「無人我、無貪瞋、無愛憎、無勝負。」能除却如許多種妄想，性自清淨，即是修菩提佛法等。息却思惟，妄想塵勞自然不出。妄想歇

滅，即是菩提。故一切時中，行住坐臥，但學無心，心如頑石頭，使無縫罅，一切法透心不入。此種不漏心相，名為漏智。着相而作皆是魔業。黃檗不是位「太粗生」的禪師，由上述的教學旨要看，他雖然也曾以公案教人，但大部份仍是開示教學法。而其所開示的旨要，至為平易而無艱澀之處，是學禪者最易領受的教旨。

黃檗示寂於唐大中年（約西曆八四七——八五九）間，其盛年時，正值唐武宗毀天下佛寺，勒令僧尼歸俗的暴亂時期。唐宣宗為憲宗之子，穆宗之弟，武宗之叔，時被封為光王。在武宗亂法之時，何以竟然出家為沙彌，而與黃檗發生前述的一段公案，而後又繼侄子的帝位而做了皇帝。這些變遷，因手邊無適當的參考資料，不能作詳細的說明，不無遺憾。在武宗毀法時，黃檗可能駐錫在洪州大安寺，該寺為何未被毀滅，而黃檗亦未被勒令歸俗而成為禪宗一大禪匠，樹立一大名教，此中因緣，實不可思議。

民國六十八年三月十五日於
日月潭青龍山我淨茅蓬



生機生趣

每次經過那條路，看到路旁這隻雕塑蚱蜢，總是在想：

「它什麼時候再被花兒擁抱？」園藝者很喜歡用花色鮮艷的花朵把它圍起來，特別是每年十二月，你看到那紅艷艷的「聖誕花」，你便曉得：一年又快過去了。

這些日子也同樣看到「群紅簇擁」的，那是另一花種，給我們感覺的還是那生機勃勃，特別是與一隻蚱蜢在一起。



書展這道「風景綫」



今年書展，用「不過不失」來形容可以，也不妨說一句：「平平安安，順順利利，大步跨過」吧！

前幾年的什麼「佔中」、「疫情」，弄到香港風聲鶴唳，甚至可以說「一壳眼淚」，好了，從去年開始，慢慢地恢復過來。

今年書展實況如何？根據「官方」報道，人流還好，有九十多萬人次。接近一百萬了，人們的購買意欲呢？有說還好，平均每人五、六百元。

——如果真的每位平均計有五、六百元，那實在很不錯了，我倒覺得「頗有點出入」，我兩度進入展場所見，有不少人，特別是年輕人，但都是空手的，當



然，可幸的還是見到一些人拖嚥出來，大抵是滿載而歸了。這些有不少是選購教課書，或者是兒童讀物。可見對兒童的成長還是很關心，也說明了書展的展銷受重視的，還是那些所謂有「實用價值」的內容。

今年了不少「走單幹」的書攤，大抵他們認為成本重了，既然「得個做字」，倒不如「慳番啖氣」。今年在書展場上與友人打招呼的機會也少了很多——他們都不設攤了。

我每年都特別重視看「內地攤位」的，他們一行排列開來，像一道書店街的風景綫。去年，這道「風景綫」是另一種風景，空空蕩蕩的，像一道廢墟，很多攤位都沒有放上書展銷，也不布置，很清冷。

今年呢？今年這道「風景綫」又不同了，十幾個「內地書攤」，佈置得美輪

美奐，很講究，其中一個稱為「廣東館」的，你說「搞笑」亦未嘗不可，它像一個樓宇買賣的「示範單位」，是室內設計。還有一點，對我這個愛睇書者來說十分「勞氣」，內地書攤展銷的書，十之八九都是用透明紙包封起來的。你教人家怎樣選購？冷冷清清的場景會不會來一點檢討？難道來香港參加書展是「旨在參與」便算？

——負面話也不想多說了！

今年書展最吸引參觀者，是九龍城寨那座模型，是整個書展最旺的一個「打咭」點。這當然是拜那部電影所賜。

不明白，一些有權之士為何總是喜歡「唱慢板」的？香港電影是真真正正的名揚世界，它有自己本身的特性，——別些地方不可替代的特性，為何今時今日還不好好地去籌策一個「香港影城」？這項文化產業絕對可以打一場勝仗。



荷 塘 悅 色

夏日在香港觀荷

(李志榮攝影)

無論是攝影「發燒友」還是寫畫的，十之八九都喜歡荷花。

荷花，在香港儘管甚少栽種培養，那是地方問題，但香港人喜歡睇荷花，於是從內地運來港的荷花倒是不少。這兩年，



大嶼山寶蓮寺還搞上荷花節，幾千盤荷花運來香港讓大家觀賞，那真是大手筆了。

儘管香港因為地方細少而少見荷塘，但「小小的荷塘」還是有的，有些還在細小的魚池上放上幾盆荷花，看上去也十分美麗可人。

妙法寺的魚池也湊上這份熱鬧了。

我們栽種上十幾棵荷花，也同時放上十盆八盆的睡蓮。前些日子，看到好幾朵睡蓮盛放，有淺藍色的、有金黃、粉紅，煞是好看，水面上見到睡蓮，再加上幾棵高豎起來的荷花，且見那朵紅艷艷的花瓣；還有，清澈的水裡，讓我們看到錦鯉欸擺，優悠地游動。整過感覺就教我真正正的心曠神怡了——。



在香港觀賞荷花，我們雖然看不到大面積的荷塘，但好些地方倒像妙法寺這樣，小小的，在「小小世界」裡讓我們放寬懷抱地去觀賞，這就夠了。

「超級攝影發燒友」李志榮，總喜歡單槍匹馬的在港九新界各地尋找他心目中的「女神」——荷花。那天，對他說：「你連日來拍了這麼多的荷花，好好地整理一下，拿幾幅讓我們在『妙法通訊』刊登，這是公諸同好呀！」

李志榮對荷花真是情有獨鍾，他出版過一本「荷花攝影集」，以自己的經驗引導拍友拍攝荷花。





取之有理

我們的字，大多都是從圖形文字而來。即是以圖識字。慢慢地也改變了，主要是簡化開來或者結合其他的方式而改變，譬如讀音。

有時候，我們習慣了那樣用，可就不會怎麼去理會——為什麼要這樣用？

不久前被一位小朋友突然問起：「伯伯，點解個『取』字是耳字邊的，取與耳仔有關係嗎？」

真是一時之間被「問起」，「咦，係囉，兩者會有什麼關係呢！」立即查探下去，——很有趣，真的有關係，而且是直接關係。

原來，在遠古之時，兩方打鬥，死了，左邊的耳便會被對方割下來，用作點算人數的。這個「取」字便是如此殘忍而來。

小朋友說：「原來如此，而且割的是左耳，所以這個取字的耳字便放在左邊。咦，右邊又為何用一個『又』字？」

哈，這一下我倒識了，這個「又」字其實就是「手」字，而且，放在右邊是表示右手，反過來放左邊便是左手了，說起來也真有趣。

左與佐

左右之分，有趣；也有點奇怪——為何「左」字下邊是放個「工」字？

原來這也很有意思。人類都是習慣以右手操作，左手是輔助性質的，你看這個「左」字，不是像一個人用隻左手按住物件(工)嗎？這就是輔助。哈，有一個與左字有關的字，說起來也真有趣，我們都看過這個「佐」字吧！佐的意思便是輔助，既然是輔助，不就等於「左」嗎？